

黑的海

董煜、著



五月丛书



女作者卷

上海三联书店

黑 的 海

董 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月丛书:女性篇/刘迪等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ISBN 7-5426-1301-0

I. 五…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168 号

.....

书名《五月丛书·女作者卷》

著 者/刘迪 董煜 俞蓓芳 吴爱雯 徐约维

责任编辑/朱慧君 张 英

装帧设计/范斌辉

责任制作/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 英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上海市利民印刷排版厂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11.5 万

印 张/44.25 印张

印 数/1-2000

ISBN7-5426-1303-0

I. 170 定价:70 元

●上海市总工会文艺创作中心 编

《五月丛书》顾问：

徐俊西 李伦新 赵长天 余秋雨 黄海芹 赵丽宏

《五月丛书》组委会：

名誉主任：包信宝

主任：吴申耀

委员：丁 寅 王富荣 冯桂林 朱大建

孙建平 余建华 吴由之 陈志强

沈剑川 陈振民 周 恺 杨诞晏

顾行伟 曹成贤

(以上姓名均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五月丛书》编委：

主 编：杨诞晏

副主编：陈东湖 宋厚生

编 辑：居有松 陈心豪 李伟民 王承志

特约编辑：沈善增 林 青 宋金祥 谢泉铭 朱慧君

女性的情感和智慧

——《五月丛书·女作者卷》总序

赵丽宏

有人说,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是一对矛盾。二十世纪的最后这十几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然而文学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却并不同步。当代中国人,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淡漠。文学之路上曾经人头济济,人们在这条并不宽广的小路上摩肩接踵,努力独辟蹊径,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当作家,曾经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现在怎么样了?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多令他们心驰神往的事情可做,有更多前景阔大的事业值得他们追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有人断言,文学已经走投无路,因为,心气浮躁,急功近利的现代人不再需要文学。那些需要花时间、花心思、动感情的古典式的雅兴,再也不符合现代人的胃口。对作家来说,这似乎不是一个收获的年代。

我却一直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我不相信文学会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达而消亡。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文学不会死亡》,写得慷慨激动。这样的命题其实有点荒谬,因为谁也没有权利宣告文学的终结,也没有人有能力将文学驱逐出我们的生活。我这样的感慨,很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不过,我的感慨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文学在不少人心目中的地位确实如江河日下,他们认为文学是过时的玩意儿,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是有闲人士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不错,在科学落后、经济萧条的时代,文学曾经像盛开在荒野中的花朵,清新而艳丽,文人和民间的创作者将人类美妙的憧憬和曲折的感情展现得缤纷多姿,使当时的人们骄傲,也使后世的读者感动。譬如中国的《诗经》和《山海经》,希腊的戏剧和《荷马史诗》。然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来也没有成

为文学的绊脚石，中国的文学发展中，便是极雄辩的证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兴盛而发展到它们的巅峰，成为产生了它们的那个时代的情感和智慧的结晶，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世界的最美妙动人的遗产。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学的生命力也一直未见衰弱。伟大的“五四”运动，新文学是开路先锋，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是那场运动留存在世的最重要的财富，它们并没有因为世事的变迁而失去了生命力，譬如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朱自清和冰心的散文，巴金和沈从文的小说，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歌。当代的读者依然喜欢阅读它们，并且能从中感受历史，感受现代中国人丰富强烈的情感和曲折跌宕的心路历程。现在读这些作品，为什么常常还会心有共鸣？因为，真正的文学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正像唐诗和宋词至今还在被中国人诵读一样，这没有什么奇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尽管作品的形式和表达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人们的感情没有变，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对幸福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变，而这些，正是文学的精髓。

这几年，文学已经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状态，作家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示才华，表达对时代和人生的种种看法，书店的文学书柜前，也不乏年轻的求索者。再也没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文学。现实也一再证明，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文学依然有声有色地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文学的盛衰，不是取决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与否，而是决定于人类的感情：文学是人类情感和想象力的产物，如果人类失去了情感和想象力，那么，文学就到了末日。我相信，人类的情感想象力永远也不会消失，不管我们这个世界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如今的文学之道上，虽然谈不上人头济济，却也人流熙攘，文坛上不断有新的风景问世。我面前的这套“五月丛书”，便是一个证明。

丛书的作者，是上海的五位女性，她们都不是专业作家，有几位还不是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些书，大多是她们的第一本著作。但是，读她们的作品，我却感到了一种成熟。这种成熟，不是因为写作技巧的圆熟，也不是因为文字的老练，而是从她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气质，我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这种气质，譬如：优雅、真挚、聪慧，大概都合适，然而又很难以一而盖之。我想，这种气质，是一种内在精神品味的自然流露，由丰富的人生阅历、勤于思索的习惯和富于个性的表述手段综合而成。五位作者的作品风

格各异，然而它们却不同程度地感动了我，使我感佩于女性的细腻和智慧。我认为，这些散文集，不属于前些年议论得很热闹的那些所谓“小女人散文”，因为在她们文章中，我不仅读到了女性的细致入微的独特韵味，也不时感觉到悲天悯人的大气，感觉到雄浑深沉的历史感。我想，不应该用某种名词或风格来限定她们，因为，这些文章，恰恰反应了生活和个性的多彩多姿。

在这套丛书中，刘迪的写作经历大概丰富一些，她写过不少小说，还出版过小说集，受到好评。这次，她献给读者的是一本颇有哲思意味的散文集，那些断想式的短章，是她体验人生观察社会的记录，其中有不少使人警醒的格言。而那些写人状物抒情的篇章，依然让读者感觉到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叙述。她的文字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简练和缠绵互为交织，耐人寻味。

董煜的散文自然真切，引人入胜。她常常在自己的文字中探索人生的意义，却并不故作高深，而是通过描绘生活和自然的普通场景引出有意思的议论。值得一提的是她写汪曾祺先生的那篇散文，对往事的追忆自然如清澈的流水，曲折而来，蜿蜒而去，将一位性格独特的老作家活画在纸上。

徐约维那些短小的散文写得清新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看得出，作者不仅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也钟情于自己生活的这个色彩纷呈的城市。这样的热情，使她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作为一个城市人，她的足迹和目光深入到这座城市的许多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发现美好，然后用自己流畅的文字把她的发现告诉读者。

俞蓓芳的散文以深挚的感情动人，那篇《慈悲的方式》以带泪的文字留录了厚重的亲情，倾诉了对生命的关怀，使我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样的感情，很多人经历过，但未必人人都能表达。能将这类感情表达得如此动人，除了必须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还需要有一枝能随心所欲描绘情景的笔。

吴爱雯的读书随笔写得随意而精致，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她不是在简单地诠释外国小说的情节和寓意，而是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触角抚摸小说的内涵，引发出属于她自己的感叹和思索，表现出良好的学识和修养，

也闪烁着智慧的火星。这样的读书随笔，相信会受到对文学有兴趣的年轻读者的喜欢。

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无法对这五位女作家的作品作全面准确的评价，我只能把自己阅读时产生的一鳞半爪的印象，以及由此而生发的联想和喜悦写出来。这些作品到底怎么样，还是让读者翻开书来自己作判断吧。

1999年8月25日于四步斋

目 录

总序·····	赵丽宏
解主席 ·····	(1)
老萧 ·····	(3)
老颜 ·····	(5)
黎女士 ·····	(8)
小放·····	(10)
许久东·····	(13)
张老·····	(15)
我有一个女儿·····	(17)
我和我的家事·····	(21)
请恕罪,妈妈 ·····	(26)
期待重逢·····	(29)
当不上名人,交个名人的朋友也成 ·····	(32)
当往事涌动的时候·····	(35)
遥远的会面·····	(39)
寻找曾祺伯父·····	(42)
在曾祺伯父面前·····	(48)
看淮河去·····	(51)
拂去墓碑上的灰尘·····	(54)
看一回大佛试试·····	(57)
李林园·····	(59)
黑的海·····	(61)
九日山野史·····	(64)
周庄·····	(67)

花钱买个悠闲·····	(70)
日本的小酒店及其它·····	(73)
战场·····	(76)
永远的长江,永远的月亮·····	(79)
带尖顶的房子·····	(86)
连接故乡的红线·····	(90)
“荣”归故里·····	(94)
陌生的故地·····	(97)
驻足国庆日·····	(99)
一件小事·····	(102)
侠客梦·····	(105)
感谢人生·····	(108)
我的安徽情结·····	(113)
油菜地一片金黄·····	(116)
改革研讨班·····	(122)
与你同行·····	(125)
谁来关心我的精神·····	(128)
脱胎换骨罗汉服·····	(132)
人与电脑的缘份·····	(134)
我获联合报小说奖·····	(136)
关于创作的闲言碎语·····	(139)
新居·····	(144)
扎根·····	(148)
斫柴,斫柴!·····	(150)
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祭·····	(154)
白眉子·····	(162)

解 主 席

解 主席是某市的作协主席。

那天解主席给一位女士做了大半夜的思想工作，那女士正被爱情弄得要死要活苦不堪言，恰好遇了解主席，就给她讲“中特理论”。他说，中特理论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国特色，谈恋爱也不例外，得符合中国国情才行，要不非碰个头破血流不成。接着便慢吞吞地说出他的八字方针，即“对内稳定，对外搞活”。还说，须冷静下来细细琢磨，方能悟出里面无穷的学问。听得那女士如醍醐灌顶，四座震惊。都想，能提炼出这样精到理论的，怕不是个登徒子？

按说解主席也具备登徒子的基本条

件。其一是身材。他的身材挺拔健壮，那天从海里出来，他裸着上身带着晶亮亮的水珠，在海滩上刚走那么一个来回，就牵动了多少妇人的目光。其二则是口才了。只要他有兴致又有听众，那么深邃的思想掺和上幽默的语言，便会源源不断地从他口里出来。有了这样的优势，作协主席可以做得，登徒子自然也是可以做得的。

解主席好跟女士打趣，忽而说我们俩有缘哪，忽而说我和你真是情投意合啦，说得人心浮动，再看他，却又老是嘻笑着，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负责游览的全程摄影，到一个景点，你的眼往哪儿看，手往哪儿搁，是站是坐还是靠着，就全得听他摆布。这时候受难的依然是女士，他会设计出一些高难动作让女士操练并定格在那里，然后说：“噢镜头里看美人真是妙不可言那。”又说：“我的手怎么老是打颤，是不是太激动啦？”这样那样地耗上一些时间，才肯把女士从禁锢中释放出来。事后女士知道受了捉弄，但因解主席话说得人耳，也就放过不提。

周末，歌舞厅乐声雷动美女如云，都以为这回有了解主席的用武之地，就怂恿着他去。起先再三劝说不动，后来拉扯着推搡着算是去了，却一会儿又悄悄溜了回来，照样埋头下棋，一副凡心未动的样子。都问，解主席你怎么不去实践实践？解主席沉吟片刻，说：“其实像我这样生在新中国长在文革期的人开窍得晚，能懂什么风情！何况孩他妈跟我这么些年也不容易，又哪能随便负她？”说得大家糊涂，都问，既如此，那你原先推崇的恋爱理论岂不无法依存？解主席抚掌大笑，说：“说得到做不到的事历来有之，在别人身上可以，在我身上为何就不可以呢？”

至此方认识解主席。

老 萧

正好去鼓浪屿，又有人揣着舒婷的地址，就有人提议，都是同行，不如顺便去看看，何况她还是老萧的故人呢，一时都笑，笑得老萧脸红红的。

老萧看上去很愁，要是让人猜他的职业，大概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文联主席，还好身上有件花衬衫，可以给他增添不少的文人味儿。他跟舒婷都是第一届全国新诗大赛的获奖者，都去北京领过奖，所以认识，所以别人说他们是故人。

舒婷家小院的铁栅栏门倒是开着，可是人却不在，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也议论了一遍，就说走吧，名人难觅啊，只是我们好说，老萧怎么办呢？千里迢迢跑来，连个

面都没见着，要不老萧你留首诗？更有促狭的说，学一学孙大圣也行，在门口撒泡尿，旁边写上老萧到此一游，这样给舒婷的印象可以深刻点。玩笑开得很过分，可看老萧，却也不恼，仍然憨憨地笑，从舒婷的报箱里取出当日的报纸，就在那边缘的空白处匆匆写了几句，至于写的什么，他没告诉我们，我们也就没问。

玩了半日，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把老萧给丢了，回头去找，却见他傍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在走，边走边说，不要难过了，想开点儿吧。那女人则紧攥着手帕，哭得十分伤心。有人悄悄地把老萧拉到一边问，老萧，你打哪儿拐来这么个老太太？老萧便赶紧摆手摇脑袋，说，别开玩笑啦，这老太太挺可怜的，临到老，让当着什么厂长的老头给蹬了，这不，想出来散散心，可哪有心思玩呢？我们一时听得发呆，都惊奇，老萧你哪来这么大能耐？人家连这种事都肯告诉你？老萧却很谦虚地说，不是我有本事，早上她跟我们一车出来，我就发现她闷闷不乐，一问，她就什么都说了，真的不是我有本事。

该吃饭了，老萧去招呼那女人，一块吃吧，热闹点儿。要照相了，老萧又去招呼那女人，过来照张相吧，打北边来这儿一趟不容易，留个纪念。到晚上分手，那女人心境果然好多了，拉着老萧的手千谢万谢的，老萧仍然很随和地摆手，谢什么呢他说，出门在外，都是一家人嘛。几个年轻的听见他话里有空子可钻，又开始叽叽咕咕地笑，笑一会儿看看老萧的脸色，又把笑声咽下去了。

我们一行中还有一位女士，因为老萧待人热情，有人就拿他们开玩笑。没想那女士居然恼了，挂下脸，让开玩笑的很下不了台，一时令人纳闷，好半天才得出这么个结论，那女士一准是嫌老萧不够英俊，要是换个小伙子，大概她就不会恼了。

那位女士实在是没有眼光。

老 颜

月色如练，满当地撒一平台，抬头望月望天，突然觉得月亮离得很近，就嚷，老颜，快出来练功！老颜就真的出来，很急切地问，练功？练什么功？我就说，这样，你盯着月亮看，瞪大眼睛，不许眨眼。好，是不是觉得月亮变大了？老颜说，是好像大了一点。我又说，现在闭上眼睛，把月亮吞下去。老颜挺为难，这月亮怎么吞？我说，使劲往下咽呗。现在是不是吞下去了？是不是觉得全身清凉？老颜嗫嚅着说，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正说，就听身后有人吃吃的笑。

那些埋伏在黑暗里的人见暴露了，就走到月亮下来，还说，董煜，你就别折腾老

颜了,老颜,你也不嫌累得慌。老颜只憨憨地笑,说,我听老师的。

老颜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部主任,在文学上他当然是我的老师,可现在是练气功,练气功他就得喊我老师。

老颜的个头大概有一米八几,他曾经在部队上呆过一段时间,现在看上去还是很有军人风度。他好像不太适应南方开放地区的习俗,大汗淋漓下还老是问,穿汉衫行?穿拖鞋行?真行?没关系?我们就说,唉老颜,你这是干吗?放松点嘛,你真是老实。他对别人讲他老实好像不太乐意,分辩说,其实我也是有点脾气的。

还是看不出他有什么脾气,走到三岔路口,这边人说往东,那边人说往西,他就说随便,反正你们往哪去我都跟着。有时干什么大家意见不统一,他总说怎么都无所谓,所以后来我们干脆不问他的意见。

难得也会有趟把例外。

闽南的八月暑热难当,晚上大多都往海边去。有一回,我们正坐一排看海,突然就来了大雨,那雨可真大,哗啦哗啦地倾刻间便把屋檐外的所有风景都赶跑了。这回都步调一致地要回去,老颜却表现出难得的执拗,一再地说,要回你们回,这雨多好,我可得呆会儿。他后来准在雨里淋了很久,因为等他回到宾馆时浑身上下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脸上却乐,不住口地说,这雨真好,在雨里走真好。看他那么得意我们都有点嫉妒,就合计着泼他冷水,轮番地埋怨他,老颜你怎么搞的,你一个人不回来让这么多人为你耽心,他果然有点气馁,过一会儿才说,其实我后来也想回来的,可惜迷了路。

还有几天得分手了,我想敲他竹杠,就说,老颜,在闽南这些天我也教了你不少功夫了,你说怎么谢我这个老师吧。他想一想,要不请你喝啤酒?我说,这算什么呀,太不上等级了。他有点为难,说,怎么谢你呢?要不这样,下回你要出书,书号我给你便宜五百块吧,这样行吗?他满脸的认真。

大家都笑，我更笑得直不起腰来，他看看我们，不明白我们在笑什么。